

史228·21

574·21

4379

109

部二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二月丙辰詔吳泰伯廟以至德爲額先是知蘇州黃履言吳泰伯以禮義變夷之風今廟貌雖崇而名號未正故有是詔 詔商賈許往外蕃不得輒帶書物送中國官

丁巳詔溫國長公主下降日皇太妃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占城國首領表言應大朝討蕩交趾乞率兵協力掩襲時以占城交趾有舊怨交趾見今入貢不絕臣節難議興師令學士院候將來降占城國敕書依此回答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竊聞以左朝議大夫魏廣爲

徐王府侍講除命既傳人言未協訪聞廣齒髮雖高行  
治不著碌碌無可言者或謂其稍擅辭藻而每有投獻  
以干貴位審如是其無老成自重之風可見朝廷方欲  
謹選厚德而近時由王府官者又多進拔如廣常才遂  
為此官搢紳之論所以為未協也伏望別選清望重德  
之士以輔賢王 右正言姚勔言竊以王府侍講宜用  
經術文學履行修潔之人以充其選今廣人材猥下學  
問空疎但以自來浪游市廛熟諳邪徑慣習里巷羣小  
之事既無行誼可稱亦無經術可取所為凡惡豈堪勸  
講之官伏望特寢成命以協公論廣尋改軍器少監軍  
器少監在三月十八日并書之

已未禮部郎中葉祖洽知海州先是右正言姚勔再劾

奏祖洽而御史亦言祖洽貪鄙無狀淫縱悍妻薄于事

父不可令汙省闈故也舊錄云御史言祖洽貪鄙凡下

是命按元祐密疏右正言姚勔言祖洽兩章其一乃六

年十二月三日其二乃七年正月十二日敘祖洽貪鄙

無狀不持廉節厚于妻妾薄于事親等節目極詳但

辭多猥俗不足具載卻不見御史姓名今別修如上

詔沿邊諸路遇差總管統制軍馬出入許依例以走馬

承受使臣一員從軍 樞密院言諸路探報多不實緣

賞輕無以激勸欲令陝西河東經略司各以本司封樁

或軍資賞錢物給充探事支用其沿邊州城堡寨將副

舊得支用者亦約數均給若探報有功或報不以實並

量事輕重隨宜賞罰事理極重合從朝廷賞罰者奏聽  
指揮從之 刑部言兩犯賊罪杖各經勒停若與一犯  
人同期敘用輕重未稱欲令兩犯正入已賊罪杖並經

勒停于初敘用期限上展二期敘用武臣準此犯在今來展期已前者聽依舊法從之

庚申權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銅錢鐵錢界首輕重不同欲乞以興州銅商虢州黑錫運至陝州鑄錢監每年鑄錢且以二萬貫爲額應副陝州及陝右兩驛支遣及換易鐵錢使用兼銷減得商虢州積下黑錫從之

辛酉太府少卿秘閣校理王古爲秘書少監少府監晏知正知潁州右中散大夫陳紘爲少府監左中散大夫程嗣恭爲太府少卿左朝議大夫李之紀爲屯田郎中左朝請大夫劉淑爲祠部郎中

先是環慶路經略使章棻奏準元祐七年正月三十日樞密院劄子章棻奏檢會樞密院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下劄子付

逐路帥臣處置邊防機要畫一事件數內有與臣到本

路後行下約束條目大意雖同而其間措置小異合具

奏稟臣竊謂西賊狡獪未敢專執施行伏乞朝廷詳酌

指揮樞密院勘會昨降下御前劄子大概令諸路遇賊

併兵入寇堅壁清野俟賊氣惰覓便掩擊今來所奏本

路已行約束事件除係隨機應變自繫帥臣處畫施行

外看詳西賊旣舉大兵入寇卽本地分漢兵自是眾寡

不敵若令將寨官分領人馬據險觀望竊慮西賊探知

底裏先遣輕兵散行持劫誘致官軍向前接戰別發重

兵併力拒敵或扼截元駐兵高險歸路萬一官軍勢力

不加又節制不得入城未審令出戰兵馬如何退避或

相持累日賊勢未散不悉兵食如何廩給如此是與不

是堅壁之計兼一路帥府去邊面地里各有遠近若放令賊兵粘綴直至帥府城下會合重兵則恐將官使臣等承此節制之後遇賊入寇觀望避事不肯向前惟務退卻至帥府會合不惟被寇地分闕人出戰兼使近裏籬落必遭殘害又有去帥府相遠地分將副可與不可亦令至帥府會合劄付臣更切詳審前項事理從長講說十全利便措置施行仍具已施行事將入急遞以聞于是秦復奏臣契勘近準朝旨十月十八日詔當考準擬西人恐大舉併兵前來作過但能堅壁清野保守城寨無虞已爲全勝臣竊謂往年賊犯鎮戎軍及去年侵略河外非不堅壁清野而民被塗炭不少此已然之事兼熙甯年西賊侵犯慶州攻圍沿邊九處城寨是時兵將束在城

寨勢不能出致賊分遣輕騎入近裏剽略更無忌憚竊恐今日以後兵將旣堅壁居內盡遭圍閉無由得出外復有長驅深入之患臣遂申請上件事理况本路並邊一帶山谷深阻最得勝勢今簡閱諸將次等兵馬分擘在諸鎮城寨充守禦將精銳人馬出戰差定將官統領如遇西賊入寇卽將出戰將官帶領人馬出城亦不使便當賊鋒令逐將與使臣蕃官分領人馬擇利駐劄高險遠望卽不聚一處賊馬追逐又令引避使賊知官軍戰兵在外豈不慮山險之處各有伏兵欲攻城則畏腹背之患欲鈔略則官軍隨其所向出奇設伏覓便稍擊何由敢散行打劫欲戰則或引避或據險而不與之爭鋒何由得誘致扼截此蓋正慮賊以大兵入寇眾寡不

敵所以須合令戰兵分布在外使彼深入吾地戰則不能攻則不敢鈔掠則無獲不過三兩日自當引去緣出戰人馬所齎乾糧自可以支十日就使未退我爲主彼爲客我軍旣在村野固不憂食彼合則諸將之兵得以伺隙而擊其虛彼分則險要地利莫非官軍先據可以坐待其老大抵戰兵在外則守兵乃敢堅壁如外無戰兵而但務堅壁則長驅深入一路均被其患臣之所慮正以爲近裏籬落計也且將官在城寨中有畏懦之人則可託以遭圍閉不出兵觀望避事若其在外雖怯懦之人無以爲辭况今所差出戰將官並是選閱膽略可委之人其所以令抽那退避直至帥府與重兵會合止謂萬一有須至如此令相度事勢而爲之非謂一槩並

合如此兼被寇地分眾寡不敵雖將兵在城豈暇出戰况本路環慶州沿邊近裏城寨共約三十餘處假令賊舉國併力入寇本路度賊勁兵不過二十萬眾分兵盡圍城寨則大小相除每城寨不滿萬人官軍旣在外而賊兵每處雖滿萬人豈敢公然深入甯不慮官軍躡其後若不敢盡圍則諸將之兵自可互相應援賊旣見官軍散布要害自不敢深入就使賊敢深入正墮我計中據險邀擊絕其歸路可以鏖殺使無噍類彼旣腹背不支自當殲潰何暇更肆剽略豈非十全利便今準前項朝旨緣此止是約束將官大略其餘纖悉臨機措置臣見更從長講議施行次黃貼言堅壁清野蓋自古良將禦戎之策然不可以只循一軌使賊知我無通變之路

反爲賊所制伏見元祐二年內鎮戎軍遭圍閉十一將兵盡在城內蕃眾擄掠三百里以上如行無人之境所幸者賊不相知虛實若更深入擄劫則害尤大蓋官兵盡在城內無以制之及其將去也于所劄寨內如常日燒起煙火量以兵圍守一夕而遁城中比知賊退已是第二日出兵前去追襲不見一人一騎此專用堅壁而外無兵將已試之驗去年九月內犯河外大率不異于此又慶州係帥臣所治今契勘慶州見管土軍客軍六千餘人又差在諸縣巡檢下并在城窠坐諸官員當直盡在六千人數內邠甯耀州下番人兵共四千人若除留逐州及將東兵緩急別添與沿邊城寨充守禦外不滿五六千人共屯在近裏籬落豈不慮西賊長驅深入

之患若只用慶州所屯兵馬可以差出不過三四千人豈能捍禦西賊所以令沿邊將分抽摘下出戰人馬以漸退避與帥府人馬會合應援聊以張大聲勢爾若按事勢須帥府屯宿重兵方能表裏相應所以累奏乞添一兩將軍馬至今未蒙朝廷施行狀乞照會又如遇西賊大舉入寇雖將沿邊部族人口及將兵盡行收入城寨止是邊寨爲堅壁清野之計况近裏三二百里之內居民甚密若預行起遣則必須勞擾驚疑若不起遣又緣近裏更無重兵應援所以將沿邊兵將分布出戰守禦假如一寨有兵萬人最患者無外人照望不知賊兵進退就使賊兵引退亦須詳審探望方敢出兵又城內之兵據其城門只可並行人馬拽兵萬人須及半日以

上方可齊集前去追襲賊兵過界遠矣豈能害賊又勘  
會熙甯三年內西賊侵犯本路攻圍城寨亦如元祐二  
年入寇鎮戎軍之比七年二月八日奏此  
壬戌樞密院言熙河路遇西賊于別路入寇本路合  
兵牽制緣蘭州限隔大河緩急濟渡有無船棧曾與不  
曾豫計置以備緩急欲下本路經略司勘會如別無準  
備卽疾速計置從之

甲子成都府路轉運司言簡州進士鄧宗古閬里稱孝  
親歿負土累墳甘露頻降生事死葬始終一節乞賜獎  
諭詔賜絹二十四匹 詔武臣丁憂者見任管軍處或充  
路分總管鈐轄都監知州縣城關使縣尉都監寨主監  
押同巡檢巡檢駐泊巡防駐泊及管押綱運大使臣係

軍班換授小使臣非蔭補并武舉入官者及差使借差  
並不解官內係緣邊任使并押綱者給假十五日餘一  
百日其應不解官而願解官行服者除緣邊任使奏候  
朝旨外聽之

乙丑詔編修樞密院條例官就編經武要略初熙甯中  
樞密使文彥博等言請置局編修經武要略自國初至  
熙甯四年功未畢而罷至是復命官編修俾終其事

詔今後府界諸縣手力本等合差戶空閑不及三年者  
以助役錢募人充應依本役年限候滿日有空閑及三  
年人戶卽行差罷 制置發運司言兩浙路每年合發

額斛各準朝旨將五千萬石折納見錢並令收買金銀  
絀絹起發候至年終收買支錢不盡卽據剩錢起發上



京欲乞應有椿下折斛錢並不得別作借兌支使從之  
丙寅溫國長公主進封曹國長公主 陝西河東六路

經略司各賜錢五十萬貫 政日十四日事當考

丁卯權陝西轉運使李南公除直祕閣 引進使嘉州

防禦使權樞密院副都承旨李綬為隰州防禦使罷副

都承旨以忠州團練使曹誦代之 步軍都虞候信州

團練使定州路副都總管劉斌權同管勾馬軍司先是

樞密院以步軍副都指揮使劉舜卿卒環衛闕人欲進

補先奏知太皇太后曰更有闕皆多時不補亦不妨否

將相非小事豈得容易王巖叟言祖宗以來三帥不曾

闕兩人蓋殿帥若闕難為從下便超補今姚麟是殿前

都虞候合陞作步軍副都指揮使又劉斌本以不才合

出今不得已卻欲召入令與麟相兼管從之太皇太后

又言管軍須是有邊功眾人所服方可巖叟對曰臣等

所遷卽此等人陛下如此重名器甚善然合用者亦須

迺遷進之令就近緩急方得使若大段疏遠亦難應用

太皇太后曰須要擇人對曰非敢超躡亦止欲循次稍

進耳 詔官軍出寨募能發掘西賊窖穀將官驗受分

給人馬充食糧每斗支錢一百五十文足馬料每斗支

錢一百文足並給係省錢 樞密院言勘會陝西緣邊

見各有緊切控扼賊馬道路以自來夏國講和未曾修

建堡寨今既絕彼貢奉可以乘時踏逐地基修築奉聖

旨令詔陝西河東諸路經略司疾速選官帶領合用人

馬親詣漢界及並漢地生界內選擇形勢要害堪作守

禦寨基去處先據漢蕃地內緊要處選定兩處約度每處城圍地步大小并去見今城寨四至遠近著望去處及多少日月可以畢工仔細畫圖開說聞奏仍先行計置一處合用樓櫓材植物料等百色名件應干支費錢糧候見實數具狀聞奏所有興工下手先後月日即聽朝廷別降指揮此據章奏議乃七年二月十四日指

除漢界寨基依前降指揮外止作本司意度嚴緊約束

勞緣此深入賊境卻致落彼設伏姦便詔逐路經略司

四日詔也後六日樞密院言竊慮諸路所遣官不量事

朝旨玉牒云二月錢糧實數以夏人自絕命陝西河東路集築

先選定兩處乘時進築擇形勢要害可作守禦城寨每路

賊自絕宜乘時進築擇形勢要害可作守禦城寨每路

具載本文仍以實錄附注于後詔陝西河東並邊今

寨四至遠近繪圖開說仍先計置一月日及所去旁近城

物料應干支費錢糧實數以夏人自絕命陝西河東路集築

即此月十後六日樞密院言竊慮諸路所遣官不量事

勞緣此深入賊境卻致落彼設伏姦便詔逐路經略司

四日詔也後六日樞密院言竊慮諸路所遣官不量事

朝旨玉牒云二月錢糧實數以夏人自絕命陝西河東路集築

所遣官如入生界踏逐仰只于並漢界側近去處相度

地利按視選擇即不得輕易深入此亦據章奏議乃

并附十四日後月未議築已已樞密院言近涇原環慶路經略司以邊事未甯乞

增置部隊將已降指揮每將權各增一員部將令經略

司奏差隊將令吏部選候邊事息日罷從之郵延秦鳳

熙河蘭岷路準此四月丁巳可考

庚午詔將來納后合禮官將近降六禮儀制等送學士

院參詳修定合用辭語

辛未殿前都虞候威州團練使姚麟為定州觀察使充

步軍副都指揮使從樞密院所進擬也見十四日

壬申詔溫國長公主進封曹國更不行冊命之禮令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一十一

士院降詔從其請也

乙亥曹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韓嘉彥後二日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奏事已留身曲謝因乞避嫌遂出就私第尋押入視事如故

丙子詔以隰州為次邊以本州言所隸上平永甯兩關俯逼西界經久備禦不可緩故也先是內降付三省樞密院皇太妃兄西京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朱伯材特除遙郡刺史依舊帶御器械又皇太妃姪寄班祇候左侍禁朱孝孫特添差幹當右驥驥院候任滿更不補人呂大防等皆以為不可及進呈大防曰此雖特恩要之無名將來納后禮畢以非常之慶施恩于外家差似有名况亦不爭數月事今先與之至時更與則重疊不與

又不近人情太皇太后曰亦嘗語太妃以無例不可行雖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家俱不可也既不得已遂降特旨大防曰不如待數月間庶幾有名于事體為允太皇太后曰且只外面收卻文字太防等皆稱善既退樞密院奏事太皇太后又宣諭曰適已說與三省為朱伯材轉官事將來溫國下降所生母合轉一官今太妃無官可轉回授與親弟除遙刺亦似有名韓忠彥王巖叟曰如此尤穩便太皇太后又曰此須是邊上有功方合除忠彥曰名器當重惜巖叟曰朝廷推恩常務有名自然人服退見三省曰太皇太后宣諭更有一意以納后推恩外家無故事不欲高氏亦預耳其盛德如此于是伯材孝孫二除命皆寢

據此已云二除皆寢而伯材于丁丑獨加榮刺蓋伯材但以曹國下

降太妃回授恩不用前批特旨也

丁丑西京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朱伯材加榮州刺史以曹國公主下降推恩也

龍川別志伯材奏門客事在九年

京西路轉

運司言河陽南北岸年例修河椿木石並是支木司見錢召人戶中賣候科降春夫依舊于南北路科出免夫錢撥還工部看詳河陽本造石堰以代木岸即無二堰並設之理若令作石堰即當回改木岸工費充用從之

詔都水監于稍慢地分內減罷都大兩員卻奏差大使臣兩員令通容提轄管勾南北兩丞地分栽種穿杭榆柳其不係栽種穿杭月分仍兼提舉照檢兩丞埽岸收買物料及沿河勾當

己卯詔勿受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外任章奏

庚辰環慶路第七將折可適統兵八千九百餘人入生界討蕩韋州監軍司賊眾斬首七十級生禽四人獲馬牛羊駱駝等凡二千一百三十餘口

此據章棗奏議入

辛巳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司言于闐國進奉人三番見在界首內除達斯滿楞伊肆昌思吉一番已準朝旨特許解發外今來兩番進奉人緣已有間歲許發指揮欲只令熙秦州買賣訖納回本番從之

詔環慶等路經略司如遇事宜合要勾抽保甲守禦先次以輜重人

償那應副如尙不足即于第四等以上戶兩丁內差仍

抵得于鄰州充役 先是游師雄乞自蘭州李內彭東

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努扎納克密聚卜

結隆三寨及置護耕七堡以固藩籬

此據張舜民誌游師雄墓云奏疏不

報考范育參詳狀則非不穆衍又乞于智固勝如二壘  
 之間城李內彭以控要害及言納克密努扎淺井隆諾  
 皆宜起亭障以通涇原之援此據穆衍墓誌及本傳詔以師雄所  
 言令范育參詳范育言游師雄相度本路修築堡寨十  
 一處數內蘭州合修納克密寨大柳平努扎峽堡共三  
 處通遠軍修聚卜結隆寨一處係與去年十月二十三  
 日朝旨定西城東至隆諾堡中間及定西城西至李內  
 彭中間兩下各修置守禦堡寨一坐照護小堡子二坐  
 其為六坐及與本路措置利害並同外有通遠軍合修  
 努扎寨一處係與朝旨于努扎元踏地基上修一護畊  
 堡子去處亦同惟游師雄乞作七百步本路乞修六百  
 步城圍小有不同其游師雄相度到通遠軍合修哲圖

博錫若蘭贊占蟾牟山堡等六處即與朝旨及本路相  
 度到聚卜結隆峽花川堡兩處地名利害委有不同臣  
 今勘會昨來本路建修築之議蓋為自蘭州已東至定  
 西城自定西城已東至秦州隆諾堡三百里之間戎馬  
 奔衝之地止有定西一城外更無邊面蕃籬之固賊可  
 長驅深入故極陳利害欲漸完城壘以捍賊衝以固邊  
 勢幸蒙朝旨采納乘去秋賊既聚復散勢未可集之時  
 立詔本路趣城定遠及令條畫諸堡寨次第臣謂朝廷  
 留意邊防大計深中事機自茲本路遂有安強之勢足  
 以制賊保邊息民有日矣是以臣累奏欲乘今春青草  
 未生馬瘠賊兵難聚之時先修要害之城乘時量力不  
 勞而集及更遵朝命省工減費貴于速就至今未奉朝

旨臣已具後時伏候今秋或來秋別乘機會修築聞奏去訖臣今再詳游師雄所奏有與本路同者五不同者六推原所以同不同之由蓋亦有說竊緣本路建議之始其說有四其一據要害其二護居民其三相接應其四守信約如定遠之保金城扞熙州控大州努扎之基石硤固定西扼賊路所謂據要害者也定遠之衛康古智固勝如納克密之蔽裕勒藏六族聚卜結隆川之保弓箭手所謂護居民者也大柳平努扎峽花川東西在本寨之中所謂相接應者也智固勝如常設據有城郭居室定遠建于內努扎在第二寨之南聚卜結隆川亦在諸巉之間其外皆弓箭手耕種之地以臣常建與夏人議乞以見今耕種崖巉卓望口鋪爲界故營度諸寨

皆在其中非有涉于賊境是本路所守無相侵軼信與直之道也又去年九月八日朝旨不得將修移立堡侵出蔡駟齎出商量畫界至之外此又遵依朝旨雖異日貨夏賊侵陵之罪而與之分畫終持一定之議所謂守信約者也

蔡駟使陝西在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凡此四者足以固藩籬保

邊勢又不失全信義以制遠人臣之區區實在于此臣又聞聚卜結隆川西人語謂十八爲聚卜結謂谷爲隆蓋言諸谷其湊一川耳故游師雄欲每于賊馬出入之路據其要害建爲一堡如此則聚卜結隆川一帶悉無寇患然其地多在一抹取直之外緣臣之議論遵于朝命不踰官守未免拘攣之失在其中矣若游師雄將君命圖利害不得不爲朝廷極言而究陳之此所以有異

同之論也然異時夏賊納款一切將循舊約則臣之前議無時而不可用若正其犯順干紀之罪一新大號則師雄之論乃邊防之至計若又能捨區區之守破拘攣之議則六堡之外蓋有不勞而制賊者此又臣之不可得而言也臣觀十一堡寨之議固有緩急大小其十姑置之則猶可已獨努扎之利大言之則雖欲掃天都復會州定河南蓋不可不城者也小言之則守已然之信約完一面之藩籬亦不可不城也臣又嘗訪努扎之利蓋努扎既建雖其西不爲納克密等三堡寨其東不爲聚卜結隆川三堡寨止于未相照應然猶可制邊患苟努扎不建則其西別建納克密三堡寨可保護裕勒藏諸族又須于閃竿灘篤羅川一帶別建堡寨三數以遏

賊路其東雖建聚卜結隆川三堡寨止可保護耕民又須如游師雄所議于賊馬來路建設諸堡以制賊衝如此則功費益大守禦益多殆非據要易從之術脫盡不爲之則幸西賊無謀卽已或姦謀一啟彼且長驅數萬之師出石硤過努扎趨閃竿灘逕犯熟羊渭源則熙州危矣據蟾牟山襲通渭過三岔分兵掠永甯來遠直趨通遠則一路搖矣本路之兵分守三百里邊面其勢不能合以禦賊奔命則勞守株則弊臣恐不足以制寇此最本路之深憂臣所以夙夜皇皇飢不及食寢不敢安經營板築之計冀朝廷之必從今旣失其時後日事機蓋不可必臣爲朝廷守禦不能竭力必爭就此大計臣恐它日熙河之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愚不勝憤懣伏望

朝廷深計而孰謀之再念臣智識淺昧才術迂疎猥當  
 帥任固有不逮伏望朝廷選能臣體究利害圖建長久  
 之利庶幾不誤邊防大計張舜民作游師雄墓誌云自  
 朝廷棄西塞之後熙河與夏  
 人分疆至是未服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  
 之地皆為我所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  
 眾公上疏曰元豐以拓土為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  
 和戎為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  
 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為限障夏人之勢得以  
 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  
 東抵定遠軍安西城與通渭塞間建築此邊防無窮之  
 結隆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  
 利也疏于是王巖叟與呂大防等議進築努扎等堡巖  
 叟以為自開熙河至今籬落未全故數遭侵掠之患民  
 不得安居邊臣力以為言數遣使按覆又皆以為當先  
 努扎次納克密等諸堡西方來者萬口一詞而韓忠彥  
 以為十年不作何害萬一版築之際為賊所梗不能成

功則責在廟堂大防初難之既而卻令就努扎之地為  
 小堡以問邊帥帥曰為小堡無益等為之不若遂為守  
 禦寨扼其要以絕後患又詰樓櫓材植凡一城之費有  
 無已備答曰有又詰曰雖備在何所答曰備于其側某  
 城某堡尚使又以為言理皆切至巖叟請大防早降指  
 揮付其帥令伺便而作忽變議曰俟一作過一進築以  
 為懲艾巖叟曰今夏賊既負恩作過乘此可修籬落以  
 塞後患萬一年歲間來請和遂不復能作則是自家籬  
 落為他殘害壞卻新籬落不曾作得一事無能為復與  
 之和受弊如故此可恨惜耳大防曰得彼和後不作得  
 亦不奈何蘇頌蘇轍以大防之言為然忠彥又曰吾輩  
 嘗罪王珪蔡確勸先帝開拓今彥霖乃亦欲開拓巖叟



日非開拓也欲據險為自全之計耳不作良便但在廟  
堂不與了卻合了底事恐未免譏議王巖叟爭進築勞  
二月二十四日今附見月未十四日已詔諸堡繫年錄在  
進築而巖叟論奏附見梁燾行狀云云或附此然燾此  
雄穆而范育論奏附見梁燾行狀云云或附此然燾此  
時未執政為左丞在六月九日熙河請築勞札等堡  
邊臣請漢先據秦鳳熙河所修以制西人必爭之地未  
堡樞府請先治秦鳳熙河所修以制西人必爭之地未  
可築也尚書左丞梁燾日熙河所修以制西人必爭之地未  
所急而後其所緩今乃先秦鳳而後熙河是緩其急也  
急制勝必據要害此取形勢西人而後熙河是緩其急也  
治築非無事也此取形勢西人而後熙河是緩其急也  
路更不用以前畫定軍界各據要害無可疑也遂下諸  
安府李公奏保安軍界各據要害無可疑也遂下諸  
內不當用北界解和之語恐懷詐不誠未可聽且使  
邊臣論特令退換牒文更何意如遂如南公奏明日燾  
之未晚特令退換牒文更何意如遂如南公奏明日燾  
出至上前力陳自割棄要地一失之後羌人屢犯邊內  
侮朝廷恩信不行威勢不立豈可今日更失處置西賊  
既為納欵貢奉乃引北朝解和為端此最害事恐開他  
日生事之漸不可不慮况北朝解和為端此最害事恐開他  
追止已降指揮且令退換牒文更何意如遂如南公奏明日燾

雖稍遲庶無後悔此注當移入是日門下省進呈入

八年正月去年十月七日可考

流數政日二十八

壬午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權

發遣涇原路經略使謝麟等奏相度到牽制應援備禦

利害伏乞朝廷詳酌指揮看詳前項所奏事理委鄜延

與環慶涇原逐路可與不可依此互為犄角奉聖旨從

長講究經久利害聞奏者臣近曾奏陳諸路每遇探報

緊急事勢稍大即預將內外邊兵團結部隊衣甲器械

各經環帶乾糧什物一一具備使人人自為猝行之計

西賊既聞漢界諸路點兵各有出討之勢賊必分兵拒

守雖犯一路自是賊勢已分纔遇它路橫烽報賊令環

甲束裝引至塞上于順便處駐兵以俟被寇路分文檄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一十一  
之至况逐路經略司須于平日探知對境有無賊馬人戶次第既得被寇路分文檄知賊所在若有利可乘則固可深入討蕩借使無利可乘亦當出塞大作聲勢蓋賊之精兵大眾必在所寇路分其別路對境所留之眾勢必不重與之決戰理或不難則謝麟等所謂犄角之術在其中矣伏乞朝廷檢會更賜詳酌貼黃昔趙元昊引兵過渭州之東有長驅邠雍之謀是時先臣守環慶總引眾兵往援涇原賊乃退散自後朝廷遂立應援之法實用其策至元豐間因呂惠卿徐禧等措置邊防及朝廷議論遂令諸路不得應援雖有永樂之役臣是時奉使陝西曾具論別蒙降朝旨疏問不行至臣守環慶日元祐元年二月間再申前議兼陳牽制之利至于數

四方蒙朝廷再許牽援是年賊四十萬寇鎮戎而張之諫以十一將兵馬閉關城中縱賊大掠環慶臣聞報之日即遣兵二萬出塞三百里為擣虛制賊之計又別以萬兵聲言五萬往鎮戎為援賊即解圍而去竊謂以一環慶援鄰尚使賊有後顧若每于防秋或探得賊中聚兵之時令六路嚴兵作備纔聞一路有寇而五路皆出則為利可知願誠心為與不為耳乞朝廷深察

二十九日奏此  
今附本月日

純粹七年二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三月甲申朔侍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左僕射呂大防奏曰臣側聞顧臨讀鹽鈔事臣敢陳鈔法本末仰祈陛下通知利害之詳國初輦運香藥茶帛犀象金銀等物赴陝西變易糧草歲計率不下二百四十萬貫自鈔法之行始令商賈於沿邊入中見錢糧草卻於京師或解池請鹽赴沿邊出賣一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鹽減腳乘之費實於官私為利上甚善之

張舜民云范祥領制置兩池解鹽經始鈔法初年歲課一百二十萬末年

賣資台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

一則法必弊是以謂鈔鹽利止此可矣或從而多取之  
請鹽兼為飛錢爾今以百六十之五移致他州已為重載  
易設官為鈔則數幅紙而已於禁絕私鹽沿邊置博  
務錢不能致遠必來買鈔用是邊羅不匱鈔法通亦用  
得熙甯邊軍須動用鈔日增元豐初年賑濟饑民亦用  
鹽鈔自爾歲出見錢三十萬貫以資商賈入京鈔折價於  
是金部歲出見錢三十萬貫以資商賈入京鈔折價於  
下紹聖水沴解池又失大利原天時人見錢不繼鈔折價於  
惜也 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  
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  
屏去他事則可以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以謂之勤如  
此天下幸甚

丙戌環慶路經略使章粦奏

七年三月三日

本司勘會往年十

二月內有投來河東陷蕃婦人阿聲稱聽得西界人說  
首領慶鼎察香道有塔坦國人馬於八月內出來打劫

了西界賀蘭山後面婁博貝監軍司界住坐人口孳畜  
已具狀聞奏訖續據西界投來蕃部蘇尼通說稱塔坦  
國人馬入西界右廂打劫了人口孳畜不知數日本司  
未敢全信今又據捉到西界首領伊特香通說於去年  
閏月內梁葉普統領人馬赴麟府路作過去來至當月  
盡間到達爾結羅有帶銀牌天使報梁葉普來稱塔坦  
國人馬入西界婁博貝打劫了人戶一千餘戶牛羊孳  
畜不知數日其帶牌天使當時卻回去伊特香即不知  
梁葉普指揮事理本司看詳逐人通說並各符合夏國  
叛命違天逆理宜取誅滅其西南則有邈川東北則有  
塔坦皆其鄰國今不能和輯而並邊侵擾此蓋天人共  
所不容之效也兼勘會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犯順亦嘗

遣使唃氏當時頗得其用蓋以遠人攻遠人古人之上策今邈川既已懷服朝廷威德可使為用而塔坦獨以隔遠未知嚮化之路今若於河東或邈川界求間道遣使至塔坦陳述大宋威德因以金帛爵命撫之使出兵攻擾夏國以與邈川相為犄角則最爾之國三處被患腹背受敵彼知國中內外多事宜亦自折可使不日請命此困賊之一端也伏乞朝廷詳酌施行貼黃乞體問夏國委有恭順之意且無令遣使至闕委郵延帥臣先定議論諸路先定疆界然後降指揮

丁亥詔復置滄州振武第六十七六十八兩指揮以五百人為額 詔諸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官除三路外餘路並行減罷其職事令帳司官兼行諸路提刑司檢法

官發運司勾當公事官依舊存留其發運司管勾文字存留官一員外並管勾糴糶斛斗官一員並減罷仍令勾當公事官兼管勾糴糶斛斗 中太一宮使馮京為太子少師依舊宣徽南院使致仕從其請也 殿中侍

御史楊畏言左朝奉大夫前權知和州孫賁初聞弟喪

式假內用女優飲會論刑雖輕犯義實重賁乃泰然不以為非勘官倪本滅裂殊不推究訪聞賁交結權貴助

之者眾恐非有挾不敢偃蹇如是伏望朝廷度情揆義究其所存特賜懲黜以警在位詔孫賁特差替 是日

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檢院太皇太后

不許乃以為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

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  
 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得  
 復召此據王巖叟日錄當考巖叟云頤竟為蜀黨所擠  
 言十二日吳立禮言四月改之五月四日又言五月四日董敦逸  
 之黨宋史全文講議常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  
 則君子而攻難小人也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  
 皆則辨之也且我朝寇丁之黨為寇者皆君子而攻君子  
 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祐  
 之所謂黨者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日朔黨  
 彼皆謂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紹聖之禍吾黨亦  
 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思謂紹聖之禍吾黨亦  
 有過然熙甯君之過小元祐君之過聖之禍吾黨亦  
 之爭新法猶出於公之過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也  
 馬都尉韓嘉彥除正任刺史政目初四日  
 戊子占城國進奉使良保故倫軋丹副使傍木知突為  
 保順郎將

己丑詔祕書省校對黃本書籍官承務郎以上到任三  
 年為一任與除正字選人並依太學博士條改官 河  
 東轉運使胡宗回舉走馬承受使臣馮熙再任內批出  
 宗回奏云走馬承受使臣或其間以廉勤選令再任者  
 出自朝廷特旨非外官可舉胡宗回不知事體宜加戒  
 飭施行是日樞密院進呈乞且放罪亦足以戒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言竊觀治古之君享國隆盛措世安榮  
 未嘗不以人才為先堯之聖克明俊德舜之明咨於四  
 岳禹勤求賢士湯立賢無方則夫二帝三王未有不先  
 於此者恭惟皇帝陛下謙恭退託委任輔相而求賢養  
 士之法似未及古今邊鄙幸無甚患設一方有警其可  
 使帥方面者幾何人天下財匱黎民重困其能不傷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

不害民者幾何人河流未定議論不決其能窮利害省民力者幾何人朝廷有大述作其能討論潤色華國者幾何人凡此皆朝廷嘗有求而未得也頃司馬光建請侍從之臣以十科舉士今其法雖存徒文具耳何哉朝廷不以近臣之言爲信近臣不以眞賢實能報朝廷求其得人難矣臣欲乞詔宰臣執政大臣各選賢能不限人數以時上聞仍令內外從官待制以上約十科法隨人才所長歲各薦三人內中置籍列所薦及薦之者姓名以備聖覽每三省進擬間用其人陛下可以從中觀省且以察近臣之能否毋爲空文示以必信則陛下之臣皆用心於求賢而堯舜之治可臻矣

庚寅太常寺言看詳祭日謂之朝日祭月謂之夕月

朝者旦見之名夕者暮見之名言朝日夕月則祭祀之義可知故周禮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禮記曰朝日於東門之外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前漢賈誼亦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今太常寺格及太史局選日晝日皆春分祀朝日秋分祀夕月各增加祀字今欲各減去祀字庶合古義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知絳州安鼎到任表語涉誣毀乞行黜罰雍言鼎表敘述昨罷御史事內言欲請對則長官見排臣係御史臺官長見鼎語涉誣毀理當辨明昨因朝旨斷王鞏事臣與本臺楊畏安鼎同議王鞏事干謝景溫蘇轍外右僕射劉摯與鞏爲姻家中外觀望隱庇鞏遷延二年餘而摯並不明正鞏罪

合併論三人惟楊畏以為當然獨鼎言鼎已嘗言蘇謝  
劉摯可後言之臣與畏言議論既已不一即難以同對  
亦無排鼎之言况自來言事官有所聞見各得論列亦  
不由官長可否豈容臣獨得排鼎而言天高日遠無路  
可通益見欺罔鼎又云肯附勢而廢職臣按劉摯不公  
事具如前後所奏其殿中侍御史楊畏左正言姚勔右  
正言虞策並有奏劾而鼎獨不言豈非附摯當言不言  
豈不廢職及後來見事勢不安方入一章略云至於劉  
摯乃自為身謀昨來賈易挾私言事鼎專附易聖朝察  
見易之姦邪鼎猶屢稱易為直臣上惑聖聽按鼎係通  
判資序朝廷優恩除知絳州猶不省過感恩自謂盡忠  
潔己文飾其過在法不容伏望朝廷特賜省察畏言鼎

稱孤單得志自謂千載之一時愚魯無謀不悟獨齊而  
眾楚又言欲請對則長官見排擬會謀則同列稱異以  
臣及鄭雍姚勔虞策論宰臣劉摯不公等事幾月之間  
章疏繼上鼎獨不聞有一言及摯罷相宣麻之日鼎乃  
稱疾在告猶不自引不言劉摯之罪止自謂言蘇轍不  
行乞出而已當日臣固知其與摯朋比但以其方言蘇  
轍若臣從而擊之是為轍解仇不無嫌避已而罷職守  
絳臣亦便當論列而臣實以大姦既去黨類雖眾務在  
安靜不欲更有排擊而又與鼎同列區區實有惜風義  
之意不即彈劾上負朝廷不謂鼎暗愚益甚殊不省咎  
乃於謝表猶肆邪說上則欺惑朝廷下則鼓扇黨類且  
又有以臣為同列稱異之論鼎身為御史欲對即可對



欲言即可言則同列詎能稱異哉既未嘗欲與臣等同登而拒之又於劉摯過惡不聞有一言而去乃曰天高日遠身無路而可通不知御史而謂天高日遠則遠方小民何路自陳哉况鼎備官言路阿附宰政既免斥逐而姦言巧說望望不已非臣子之義辛卯詔安鼎差知高郵軍

鼎知絳州在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壬辰唐州言伏見本州泌陽縣故江甯府司法參軍吳蕢女年二十四歲而歸布衣王令未及一年而令卒吳方二十五歲有遺腹子一人其兄欲奪而嫁之號泣弗許歸老於父母之家屏跡田桑以事兄嫂如此三十二年矣今居黃池陂每歲農隙躬率農夫數千人大治陂水灌田利及一方人皆服其教令欲乞朝廷特賜旌表

詔賜絹一十四米二十石

甲午環慶路經略使章粦奏準元祐七年三月五日樞密院劄子經略司奏差第二將折可適統領軍馬出界攻擾今據折可適申斬首五十餘級外其餘賊馬耕牧人口已知覺遁走右勘會沿邊若果能審探得西賊對境委有屯聚及耕牧人口遣發兵將往彼攻擾致令驚潰卽不計斬獲多少但使賊於二百里內不敢屯聚耕牧自爲我利今來折可適所領人馬八千餘人入界攻擾若謂討其屯聚緣不曾逢賊大段鬪敵若爲擾彼耕種又所領人馬數多切慮此後爲賊所測卻於並邊陽以些小人馬孳畜爲屯聚次第誘我出界彼卻多方設伏併來拒戰必致落賊姦計挫損兵威仰本司更切嚴

緊戒約諸將常子細緝探賊界屯聚虛實帥司參驗切  
確委是有利可乘卽相度遣行無致輕易自取困辱臣  
勘會用兵之要所貴機密晦而密則我之動靜彼不能  
測而彼之舉動坐作皆在吾目中乘機伺隙出其不意  
然後可以言勝昨者探報言韋州界聚兵三萬來人馬  
續差人探得韋州聚兵乃是虛聲其韋州界沿邊野寨  
各相去二三十里每寨實有八百餘人馬四百匹以護  
耕者又逐處蕃馬全然瘦弱堪任戰鬪者全少及捉到  
西界蕃官首領詰問審知子細故遣折可適統八千餘  
人分道前去討擊野寨因之攻擾耕牧况蕃界逐寨所  
屯聚人馬不少相去至近須防救援若所遣人馬數少  
必遭襲逐掩擊故審彼之虛實聚眾之多少山川之險

皆已諳熟方敢遣師晝夜兼行一日一夕而至韋州監  
軍司居止之室不謂賊人探候烽燧先覺遂至遁逸我  
師旣回果有追襲兵馬而所遣將豫於要害處暗設伏  
兵前後合之賊眾大敗生擒首領二人甲馬一十二匹  
斬首一十級賊眾遠遁更無一人一馬敢追官軍其折  
可適等出界雖斬首止於七十級而生獲正副首領二  
人馬一百匹駱駝三十頭牛羊約三十餘頭口燒蕩了  
族帳千餘帳軍回僅二百餘里如行無人之境蕃眾無  
人敢近官軍皆知不可與我軍鬪然則傷害賊眾不爲  
不多犬羊之眾稍知畏避矣今準劄子內指揮謂之擾  
耕所領人馬數多竊慮朝廷未知西界沿邊逐寨各添  
屯人馬若欲擾耕非前件人數亦不可出師今具開陳

所奉戒約見依應施行次貼黃邊事方興不敢不竭誠  
報國卽非僥倖恩賞自去冬遣師出塞粗能不辱國威  
非有驚世之績而好事忌嫉之人已眾或以謂輕舉深  
入非全安之策或以謂連結敵怨必遭重報竊緣戎狄  
無厭不威不懼不戮不懲朝廷包容含忍不為不至一  
日舉大兵深寇河東直至兩郡城下殺戮不可勝計則  
河東何嘗與寇結怨兩郡之民先遭屠割是則顧備禦  
之計如何耳不在結怨不結怨也至於修築近裏城壁  
盡是前輩名臣遺跡皆有深意者或卻將沿邊檢計城  
寨比方新築城壁工料多寡不同殊不知沿邊城寨已  
曾經圍閉別無疎虞止於增修而已如此浮言紛紛人  
人異論而朝廷在遠豈能察知詳悉積日之久安得不

疑舉動生疑邊臣誰敢立事必為自全之計伏望朝廷  
考察帥臣能否速加澄汰果有不才不職或生事欺罔  
之人早賜黜罷或以為猶可任也則乞措置邊事專責  
帥臣庶幾責任歸一雖死無避

元祐七年三月十一日奏此

丁酉太常寺言納后六禮內五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  
納成告期其日太皇太后服禮服御崇慶殿設五禮制  
書內侍官先奉納采問名制書出內東門如常儀餘制  
書安於崇慶殿門幄次內使副受制書捧出朝堂門外  
安制書於車使乘車如禮至行第次日納吉納成告期  
如儀其命使奉迎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日遣本寺  
參詳將來納后日皇帝臨軒遣冊禮使訖次遣奉迎使  
從之 御史中丞鄭雍言伏見右朝請郎王遠除知秀

州左朝奉郎王雍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按遠見係初任通判資序昨以病致仕已經三年因兩浙路轉運司奏許再任不因績效超躡兩任堂除知州遠與江陰縣豪民為親就其資材不顧名節今無名擢領浙西名郡使一路觀之輕笑朝命又王雍雖係第三任通判資序歷任治效殊未有聞朝廷置監司付之一路須才實為眾所稱或經省府寺監及繁難差遣方奉使一路今自知州資序人及歷任過繁難稍有治績者尚多未聞特有遷擢獎激士類外議多云王遠王雍二人並緣執政親戚臣竊思其人才可稱治狀可擢資序可入亦不當以親嫌遂廢今王遠之趣操猥下王雍之治效無聞除授有因物論弗允又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雍遠皆以常

才躡等除授采之眾論咸曰不可按雍本出山東一狂生既無高才異行未嘗經朝廷任使一旦進擢使當一路按察之寄此不可一也遠之為人尤為污下常州江陰縣有孀婦家富於財不止巨萬遠利高貴屈身為贅婿貪污至此素為士論所薄前歲因病背瘡遂乞致仕偶幸不死而二年之後復乞從官觀其修身行已固已可知今乃由通判資序堂除知州此不可二也議者又以為雍等因緣二府執政之親故不係人材皆得不次除授審其如此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又殿中侍御史楊畏言雍行治非有顯著使執政知其才猶當少加試用今自常調除監司誠為太驟且京師職事官如寺監丞上下差遣不少皆已經試擢有居官數年或官滿

罷去未有所授冀一轉運判官不可得豈其才皆不逮  
雍哉此雍之除所以物論未允也遽嘗利大姓女資財  
巨萬娶以爲妻無異於贅未聞他長而便被此恩似亦  
無故今曾經堂除人在京亦不少坐淹歲月率無差遣  
豈其才皆不逮遽哉此遽之除所以物論未允也訪聞  
雍係翰林學士梁燾表弟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妻之表  
叔遽係右丞蘇轍婿王適之兄審其如此臣恐遠方寒  
士聞之有以動其心矣詔以遽知無爲軍雍知遂州王  
除利路通判在二月二十八日河東經略司言應干邊  
防或軍政機密公事係帥臣一面推勘者監司更不點  
檢如察訪得實有冤濫具狀聞奏從之 左朝議大夫  
直龍圖閣謝卿材爲太僕卿吏部郎中趙侁權河北路

轉運副使 是日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深以旱  
暵爲憂

戊戌月食簽書樞密院王巖叟奏言臣伏見去歲日食  
五月朔今歲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旣按十月之交詩曰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  
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月日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告凶之蝕  
同以爲戒考維常之言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爲  
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  
實日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蝕之變也臣竊惟皇帝  
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淵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  
義忠恕之行發而爲政益無一不合天心者然則何爲

謫見於日月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盛明而  
聖心不以爲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  
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伏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  
用人之際則審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  
使必歸於當斥遠陰邪深防蒙蔽之害以答天心臣等  
不勝幸甚貼黃臣又按漢厯志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  
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八月望嘗食之既今固未及  
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臣故恐天意之有  
以深警陛下也

更詳之

巖叟言必在此後今卽附見此言或緣孫升韓川升等出乃發移附六月亦便

已亥疎決在京并府界繫囚雜犯死罪已下第降一等  
至杖釋之

王巖叟云聖意必在十六日施恩以月食之變也然不明諭政日於十四日書之

庚子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準樞密院劄子勘會陝  
西河東逐路沿邊見各有緊切控扼賊馬道路以自來  
夏國講和未曾修建堡砦今絕彼貢奉可以乘時踏逐  
地基修築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鄜延環慶涇原秦  
鳳河東路經略司差官帶領人馬親詣漢地生界內選  
擇形勢要害堪作守禦砦基去處約度城圍地少著望  
去處多少月日可以畢工子細畫圖開說聞奏臣契勘  
本路邊防形勢實有缺陷未備之處如欲必取周備則  
固可擇利而作然臣竊有淺議願試陳其說乃者朝廷  
以久厭戎事姑務息兵故於已復數城決議給賜而夏  
國抗請不已迄害講和今若令逐路各侵彼疆又有興  
作臣愚揆料竊有四憂一則諸路中必有永樂之禍何

者昨元豐四年五路並進直以靈興爲圖方是之時夏人審知中國重兵竭力此舉所以望風畏遁千里一空故橫山之陰廢城舊砦之要害者皆爲漢兵所城比賊之還則我守旣固而賊無能爲向使賊未至畏遁雖遁不遠則我尙能舉此城役乎後一年賊稍南還而沈括徐禧輕議進築卽致敗覆此其驗也今朝廷又令諸路各行進築臣愚竊所未許或謂諸路並舉賊必分兵以應賊勢旣分卽無永樂之禍臣以謂不然計賊之力雖不能必害諸路板築之役彼若置諸路而攻一路城未及堅池未及深守計未及辦具而力役垂困諸路各事役作尙能捨己而援鄰乎則被攻路分理勢艱危斷可識矣此臣之憂一也二則它日愈無息兵之期何者臣

竊度朝廷今日之所以絕賊而不憚嚴兵者是豈得已而然乎豈眞爲永絕之計乎蓋欲懲僥倖絕覬覦爲它日地也昨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砦朝廷捐之而不以爲重者蓋有重於此者也所捐不爲不多而彼猶要求不厭旅拒稱兵今若又令諸路增進城壘不下十數異時彼此取舍何所措詞是堅賊之道也此臣之憂二也三則人力不足何哉諸路正兵不多平日尙須以東兵增戍自元豐用武以來所增之數倍於士兵不惟素非力戰之士又皆分隸諸將兼均付諸城堡砦以助戍守故每將被戰士兵大抵不滿二千警急則每以少兵爲患今若更增城守之數則兵勢愈益分裂而戰守之計尤疎此臣之憂三也四則支費難勝何哉朝廷自展拓

熙河已來至於收復諸路州城堡砦所在增費可謂不  
貲既竭關陝公私之力而朝廷飛運金帛係於道路然  
而漕官告乏尚無已時雖弃捐四城未聞餘羨今又有  
十城之舉則目今與永遠之費何可勝計臣恐內外窘  
匱理有不支貽朝廷無窮之悔歲或饑饉狼狽可慮此  
臣之憂四也臣竊謂廟朝謀議豈不及此恐朝廷姑為  
此聲使賊知我不務速和以代謀耳審如是願朝旨密  
以誠臣臣當陽為大勢以示之雖無甚補庶無甚害如  
朝廷真以乘時進築為邊防之利則非臣之所知也臣  
未敢奉詔謹具論列以聞純粹以七年三月十日奏此從違當考  
辛丑駙馬都尉郭獻卿為明州觀察使右大中大夫張  
安上為都官郎中七月二十四日為京西正右朝奉郎開封府推官

楊景謨為職方員外郎八年六月十日江東刑禮部言五年五

月十八日詔與尚書侍郎三省侍從官同議皇地祇祀

典五月十八日詔禮部太常寺六月準禮部尚書趙

彥若牒檢會元豐六年五月九日敕太常寺修定到郊

祀之歲夏至皇帝親詣北郊祭皇地祇於方丘儀並上

公攝事儀詔依所定看詳如遇郊祀之歲親祠於方丘

及攝事並合典禮之正自繫朝廷臨時指揮今太常寺

止稱所有親祠北郊之歲南郊園丘於理亦合以上公

攝事及改樂舞乞一就修定儀注如此則更無可議伏

乞更不聚議又禮部郎中崔公度狀訴將建議南郊合

祭天地非禮竊見累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

禮乞用資政殿學士陳薦奏依舊合祭天地并從祀百



神所有今次集議公度更不趁赴本部緣未奉朝旨致未敢集官詳議公度嘗言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上帝于園丘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漢武帝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又曰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皆合祭天地於南郊之詞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特祀禮之文也文必有情情必有文然則祭天地或合或分特繫於時君而禮則一也今特祀難行即當依舊合祭並依祖宗舊儀為萬世不刊之典

崔公度狀據政和會要在趙彥若言更不聚議後與今實錄所載公度狀不同今兩存之五年七月趙彥若以禮書六年二月改內翰公度為禮中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徐王府侍講在六年八月二

日彥若公度牒狀必同時

禮部又言本部郎中葉祖洽議願朝廷

復明堂五帝之常祀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張獻宋

景年言若祀昊天上帝兼祀五帝如舊儀得禮之變與

祖宗大享之禮前後相成祀典無闕太常博士朱彥請

季秋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取合諸經於義為允本部看

詳若宗祀明堂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五官

從祀得禮之變又言太常博士孫諤請祀太社太稷設

宮架及於太社壇上設祭歌樂仍除去小壇頗為允當

本部緣未奉朝旨致未敢集官詳議詔並令侍從官及

尚書侍郎給舍臺諫禮官集議以聞

七年九月八日彭汝礪願臨等議合

祭八年三月七日議朱彥所請兵部狀準都省白劄子臣僚上言諸

路將兵器乞逐路委提點刑獄官一員專一提舉每季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一十一  
從提舉官於本州京朝官之間精選公強了事之人點  
檢使安置如法暴磨以時應修者別修應別作措置以  
久遠保全者必稟於朝廷及時應措置本部檢準敕兵  
部狀契勘河北大名府瀘定三州并河東太原府各有  
編排椿管二十將軍器什物乞從本部每半年一次下  
鄰路選差文武朝臣以上官每處各一員詣逐路點檢  
奉聖旨依本部勘當除河北三州并河東太原府二十  
將封椿軍器什物已有上項朝旨外其諸路請將下兵  
器欲乞依今來申請事理施行從之 詔將作監編修  
到營造法式共二百五十一冊內淨條一百一十六冊  
許令頒降 知潁昌府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爲太子少  
傅致仕從其請也

甲辰詔應保甲除指定窠名合差者令從經略安撫司  
運司一面抽差訖報提舉保甲司其非次合要差使並  
關提舉保甲司相度奏聽朝旨如事體緊急待報不及  
者仰應副訖保明申奏仍須量人材所宜稱事差撥務  
要均當 詔義養子孫合出離所養之家而無姓可歸  
者聽從所養之姓若同居滿十年仍令州縣長官量給  
財產有姓而無家可歸者準此

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竊見丁憂服闋人前通  
直郎程頤除授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頗駭  
士論按頤當元祐初用大臣論薦方除幕職官充西京  
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辭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  
說書召之卽欣然受命蓋其志在躁進故辭卑居尊速

冀顯達方其起自布衣勸講帷幄簡拔進用可謂不次矣不能安命循理圖報厚恩而怙勢要權日走執政諫官御史之門以游說為事業肆其喜怒妄以進退人物為己任蓋其言偽而辨學非而博足以鼓動搢紳欺惑當世備位經筵輒敢以師臣自處欲求坐講是時諫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顯黜前謫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喪除服還其元任足矣一旦寵擢無名優進儒館之職將何以懲戒妄人聳勸多士況更直祕閣先朝故事必宿儒舊德處之使頤旨居此眾論所以不平也伏望天聽察其狂妄無補聖世罷去職名以厭公議

丙午環慶路經略司準備差使馬琮等領兵出界攻討

葉結貝威野砦斬大小首領二人首級五十此據章奏

丁未知鄭州觀文殿學士安燾知潁昌府奏議增入

戊申臣僚上言任子舊制天聖令以蔭出身應授職任

者選滿或遇恩放選或因奏乞皆年二十五歲乃許注

官熙甯間峻立試格凡試中許年二十注官由是闈增

冗員臣願並復天聖故事詔令吏部立法申尙書省本

部今修立下條諸有出身人年二十以上無出身人年

二十五歲以上聽赴選非應免省者候試中注官年雖

未及而願先試者聽諸無出身人投家狀試卷乞試者

關侍郎左選遇科場關試院諸初受使臣依下項年甲

聽赴選及出官其該說不盡比附施行宗室宗室女夫

后如美人才人等親屬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

賣身官道監長編

親屬親王夫人親屬前代帝主之後品官親屬勳臣之後特旨與官酬獎與官文臣換授若本有出身三省樞密院書令史以上流外右年二十五以上武舉呈試武藝諸軍班直散直戰功換官歿於王事親屢告捕盜賊歸明落番得還蕃官溪峒瑤人招出右年二十以上諸初次出官該試者具所習藝業投家狀試卷乞試闕殿前司及侍郎左選遇科場闕試院候試中注差選並從之後都省批四月二日送吏部並依所申以上聽赴選非應免試者候試中出官年雖未及而願先試者聽錄

但存第一項條貫四十字餘並削去今詳著之  
己酉太常丞集賢校理陳察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八月十六日改江東孔武仲云云

庚戌禮部言據太常寺狀修撰到納皇后儀注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發冊奉迎尙宮導皇后詣福甯殿之大次以俟至日晡後皇后車入宣德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侍中版奏請中嚴內侍轉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甯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尙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向立尙儀跪奏外辦請皇帝降座禮迎尙宮前引詣庭中之西東南面揖皇后以入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尙食跪奏具皇帝揖皇后皆坐尙食以饌進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尙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尙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飲用盃如再飲尙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尙宮請皇帝御常服尙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幄次日以禮朝見太皇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終

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之儀詔依政目云禮部修到納皇后儀注

辛亥知河中府資正殿學士蒲宗孟知永興軍詔故

南陽郡君朱氏特贈美人 范祖禹言臣掌國史伏觀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

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

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於今八年昧

爽而聽朝旦晝而聽學風雨不易寒暑不倦可謂勤於

進德矣然而天衷淵默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

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羣臣雖欲少裨萬

一亦無自而入方今四海顛顛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

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光輝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

望讀劄子畢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

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仁宗曰蘧

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言則史魚

不若蘧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人君子之言也人君

唯欲臣下切直故言蘧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

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

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 先是六年

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厠星太史言主有暴

兵米貴晉分兵災壬子犯九斿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

宿度中太史言主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

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消伏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七十一

終

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夏四月癸丑朔資政殿學士胡宗愈為禮部

尚書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蔡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宗愈京除命政日翰林院學士梁燾言元豐侍

從可用者多唯蔡京不可用前有除授燾在言路嘗論

之矣或曰聞舊帥多滯事此人有才要使料理燾曰今

若用此人必非成都幸數日命未下燾適在告其命遂

行京至成都果以輕舉妄作盜發正晝燒藥市幾盡後

又為萬僧會窮極侈麗兩川騷擾齊集累日士女雜亂

惡少羣輩殺人剽奪一日十數處云行狀又云御史有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七十二 一

在成成都府以戶書召  
行狀誤也今不取

甲寅詔尙書左丞蘇頌撰渾天儀象銘 左正言姚勔  
言先帝表章聖學用經術取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文  
然議者以謂師用一家之說習以成蔽不能貫通是以  
前日明詔復用詩賦此固陛下開廣育材之路求賢取  
士之深意也然臣竊見學者自復詩賦以來於今五六  
年頗有未能工者以臣衡論人材其已學者復之難成  
不至如此就詢其由良亦有說蓋今貢舉之法習詩賦  
者仍試經義既學者期於必得則務在兼通至有司責  
其俱優則兩難盡善何則業經者直求先王之道斷聖  
人之心至於辭賦雕鑄離析破碎主以聲病爲急二者  
不可得全猶責善視者必有聽也若用意散漫則兩俱

不精倘能偏長則必有一短又經義一科行之稍久壯  
齒以上所業已成一旦銷磨亦甚可惜而況通經辨道  
不猶愈於雕蟲又或聞將來經義舉人所取分數不多  
而詩賦兼經者又皆滅裂則是經義之名苟存而六藝  
之學寢廢也臣欲望朝廷並立詩賦經義各爲一科隨  
所試人數多少均爲取士之格如此則永遠可行而學  
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天下幸甚七年四  
月二日敕臣僚上言近觀科場限字條制不便再具論  
列乞今後賦論策經義並不限字數今已得旨策過二  
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臣之愚慮以謂聖  
朝以言取士而禁其多言未應古義且非朝廷取士之  
良法凡舉人稍以文學自負者於廣場中不自騁其才  
實是言重監長編 卷四百七十一

力夸示該博使有以異於眾人則不能嘖然見頭角故能文者常患乎太多此理之常也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爲長賦幾千言但爲浮辭不求典要當時能文者往往效之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喜爲怪僻得歐陽修革去而其風復雅此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經義之初士人各務術其師學故爭爲怪說以鼓動人聽就使尙爾亦在精擇考官仍參定考校法式使之力省而易考如汎濫不經之語自可黜去使學者知朝廷意在於文之邪正而不在於字之多寡不亦善乎伏望朝廷更賜詳酌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準此

此編錄冊七年四月二日聖旨今掇取附見策過二分更不降等乃從給事范祖禹奏在六年六月十四日實錄有此政目無之經義猶依前降旨指揮范祖禹再封還此據祖禹家傳實錄無之政目七月四日朱光庭封還不限字數文字實錄無之金部郎中李傑言利州路

興州青陽鎮見有銅坑一百餘處舊係西河邊防財用司舉官招誘收買又本錢亦是本司計置應副昨廢罷本司將上件銅場併入陝西轉運司管勾自併入後來將銅價僅減一半又本錢多不敷足雖有所舉監官無由辦集采銅之人逐旋散潰所收漸少課利日虧今相度欲乞每斤量與添錢多行計置本錢依舊兼用銀絹於稱下堆垛及比附韶州岑水場例選官量與酬獎使設法措置必有所增詔於利州路常平錢內借錢五萬貫充買銅本錢每斤依本處見買價錢餘並從之新本削去



乙卯左僕射呂大防言夜來甘雨諒寬聖慮太皇太后曰雨想已霑足大防曰臣聞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蓋欲扶持而全安之今自涉春旱乾滋久陛下精祈感格遂致霑足得非天意扶持而全安之也亦在人君至誠而已

丙辰御史中丞鄭雍言伏見比年稍愆雨雪上軫聖慮推經考事咎在弛緩臣竊見元祐二年詔旨以時雨稍愆慮尚書六曹有四方牒訴奏讞於上或賞罰難明廢置未決郎官怠於省覽胥吏苟逃期會過為沮抑姦詐百端俾抱冤之人無所赴愬此乃聖政仁明照見今日之弊然當時詔旨如此而官司未有以奉承明詔之意臣待罪憲臺嘗觀中外臣民曾經所屬及六曹等處詞

訟率經年歲無所予奪眾口怨嗟有傷和氣以今仁聖在上而官司弛弊至此甚無謂也臣近嘗建明乞選官鈞素六曹行遣蠲除弊事裁立法式等事未蒙施行伏望聖慈察陰陽交泰之由在天人相與之際懲革弛弊肅振紀綱毋為煩文責成實效然後內外百職為官擇人則陰陽調和休氣應矣 右正言虞策言臣恭聞十六日德音疏理繫囚蕩滌園屏此誠布德修刑之事然德音所及止於帝畿以天子推恩而猶有所吝臣竊恐澤不霽需未足以大召天下之和氣也伏望聖慈推此德音徧及四海至於有司一切滯留與夫不急煩擾之事宜速者速可緩者緩則庶幾民氣舒蘇雨澤來應也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臣聞人君所為天也故命為天

命官爲天官謂之天則人君不可得而私況人臣乎作威作福人君之權承命而行人臣之事要之是而已臣因考班籍在京若省臺寺監之官在外若郡守監司之任內外所授逸勞不均厯厯可數謂如郎官之類有更數部丞簿之類尤多貴家有補外官或不之任有未受代或先定差在外者有易數州有移數路有纔牽復已與升遷有自遠官依前入遠受差遲速之不一待闕遠近之相遼詩云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豈不然歟然此豈公朝之事哉雖祖宗時在邊在庭亦嘗久任若竇儀再直禁林陳恕久居計省才術功效絕類離倫又非滔滔常材之比也臣以謂從官而上不同常員與夫才效過人朝廷有所倚藉者或令久任或別升遷一切簡

拔自從特旨其餘中外之官在京者定以考任雖有恩賞自陳等事不得過若干任在外者分遠近合入之差就移牽復之類以到任月日至闕者並以先後爲名次則孤寒勢力據狀可明差除之權無所移易一有定論皆任至公

丁巳熙河蘭岷路經略司言邊事未甯乞蕃兵五將各添差管押蕃兵使臣二員依條令本將選擇諳曉蕃情使臣申本司審察奏差候邊事息日減罷從之

新削二月己巳

戊午詔南北外兩承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各分認地界至內河北於街內帶兼管勾南北外都水公事 詔永興軍權駐泊京東

第三將權成經原路以經略司言西賊於鎮戎德順軍  
出沒乞增兵故也 睦州言青溪縣百姓宋安世九代

一門伏望旌獎以風四方詔賜米絹各五十石匹三事並繫

己未嫌與立后事初三省樞密院進呈太史局勘婚

文字呂大防曰男女年命卦變得生氣則百事俱不避

只如仁宗戊生光獻辰生辰戌相衝亦變卦得生氣太

皇太后曰國家不比常人家長道不勘婚則便已內間

誰敢擔當公等執政敢擔當否大防又曰雖云勘婚先

須門閥於門閥中勘乃可王巖叟曰不取於勳德之家

無以服人心大防因及陳子城事太皇太后曰仁皇聖

明御藥閣安具知子細其父士良當時正親近一日仁

皇曰汝何不賀我士良曰賀何事曰賀我選得皇后士

良曰誰家曰陳子城家士良曰子城官職乃奴隸也富

民用錢買之仁皇遽曰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夷

簡賀聖明人言呂夷簡先言非也乃仁皇說與聖明如

此大防及巖叟皆曰願陛下體此意太皇太后曰一事

甚悔前日乃往問帽子田家見說是家凡十縣主每五

千貫買一箇國家甯要汝錢也是何門當戶敵韓忠彥

及巖叟皆曰人臣家亦求門戶不可不謹大防曰太史

局皆小人若不取門閥卻恐此等人家計會妄合年命

亦宜防之太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與英宗不曾勘婚然

仁皇於三命六壬皆通曉眾曰此豈偶然太皇太后言

仁宗通曉三命六壬意謂仁皇亦自與英宗勘婚也他

日大防又曰不知陛下以門閥為主耶勘婚為主耶太

皇太后曰要門閥亦要勘婚大防等皆言如此但恐難得耳久之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諭云近選得九家十女惟孟家女最可但長三歲然顏殊未及巖叟曰不知是正出否應曰王廣淵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爲勘婚又難成就太皇太后曰今臺官鄭雍楊畏諫官虞策姚勔總有文字乞不用陰陽之說亦欲與公等評駁更不勘婚如何皆贊美大防因言祖宗以來俱未嘗勘婚太皇太后納其言三省退樞密院再奏事巖叟又言自古聖人不取陰陽小說陛下今放得下此事深爲得體太皇太后又曰臺諫文字未嘗令皇帝看也巖叟曰此事只合斷在太皇太后乃宣諭令同三省進入文字巖叟謂大防曰太皇太后要文字當不止爲

保明孟家實要取外議以破勘婚之說耳大防卽草奏曰奉聖諭選納皇后更不勘婚巖叟曰如此則不勘婚出聖意更安用大臣文字須見議出於眾乃合聖意蘇轍亦以爲然遂於選納皇后字下添入今來眾說四字及添入臣等累嘗奏陰陽拘忌亦宜簡略後兩日遂進呈納后不當勘婚并孟家考察選召劄子樞密院再對太皇太后問忠彥等亦問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小官門戶靜別無事又宣諭曰不欲選於貴戚家政恐其驕驕卽難教忠彥曰如孟在等人家自應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時二月乙卯也二月乙卯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又宣諭孟家女入內能執婦禮可降制立爲皇后大防奏曰當擇日應

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巖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書付學士院庶於事體為順從之又語及賜予后家故事大防曰漢時賜予厚應曰漢時遠且說唐時大防曰唐時不見又問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無文字必是出於內庫若不賜予必作債應曰曹琮嚮日還債極多琮光獻叔父也退聚都堂召范百祿梁燾論以今日降手書及於制中要見奉母命之意又令國史院檢孟元傳送學士院乃擬手書草藁進入初欲就丙辰降手書以皇帝本命遂改用戊午手書曰吾近以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馬軍都虞候贈太尉孟元孫女閼閱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其他典禮並

依已降指揮

不勘婚事實錄略載於六年八月二日今取王巖叟繫年錄剛潤編入可見朝廷議

論之難非一二日而成也呂大防言仁宗不勘婚及陳子城事太皇太后悔問田家事皆在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大防又言要門閼并要勘婚恐難得在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宣諭得孟氏女及大防等議更不勘婚在七月

於四月二日宣諭立后在四月初二日今並書

已未內出制書立故馬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

孟元孫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冊命

久之由姦臣擅政懼其復辟故也中外洵洵因臣僚屢有言乃始播告中外立焉玉牒不知誰撰必邪黨也附見當

翰林學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當制恭承太皇太后

后手詔立皇后伏惟陛下為皇帝留神選納淑哲踰年

方始中選其於安國家之功益崇矣朝廷慶事天下幸

甚臣敢為兩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奉

陛下詔旨講求迎納皇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二

綱目通鑑卷之四十一  
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昏之禮  
垂法萬世此一也陛下既為皇帝得賢助於內又常多  
進正人輔佐聖德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政事純一  
則朝廷安靜姦邪自消可以終無憂悔矣此二也俟慶  
事已成內中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自聖意早賜處分不  
須更待臣下奏請貴恩德上歸所不可緩此三也今來  
有大慶事上下人心所共欣仰宜有恩霈以慰羣情乞  
面諭大臣商量特與指揮不可全無亦不可至薄此四  
也四者皆關於今日急務可濟中外懽心簡而易行足  
廣聖德望深留宸念貼黃臣昨日欲面對此等事既不  
得面對區區孤忠必欲自達故輒見於文字上徹聖聽  
伏望采察又言所謂恩霈者天下刑獄恐有冤濫遠方

之人可以徧為德音在京諸軍必有覬望可與等第特  
支此為費不多為惠至廣足以召集和氣慰悅眾志其  
特支必須支給其等第乞令大臣參酌其錢恐戶部不  
易遽辦亦乞詳酌指揮伏望斷自聖意處分又言皇后  
淑德賢行固已早成更望太皇太后陛下出於聖意謹  
選寬和有識無忌老成曉事之人左右輔佐仰惟聖慮  
深遠已必有處分臣妄意及此熹又上疏乞還政附  
五月末納皇后後  
甲子詔皇后六禮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攝  
太尉充奉迎使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  
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充發冊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  
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轍攝太尉充告期使皇叔祖  
同知大宗正事宗景攝大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大宗

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充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  
 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充納吉使權  
 戶部尚書劉奉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  
 尉充納采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吏  
 部言欲應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依常調本資序係判司  
 簿尉人差充諸州教授願滿四考者聽從之秦鳳路  
 經略司言準朝旨增修隴陽達罕吹藏堡今方農事之  
 際又去秋災傷蕃漢弓箭手闕乏兼對境賊馬嘯聚且  
 須專治禦備之計欲候來春興工從之范育言鄂特  
 凌古差遵博斯吉齋到蕃字來乞隆博羅安昨擒果莊  
 同時獲首領十人尙斯們等四人已病死摩溫濟特棟  
 錫二人已得朝旨賜鄂特凌古餘四人內隆博羅安在

岷州包順處羈管今鄂特凌古詞意恭順其隆博羅安  
 雖羈縻在漢於國無補欲依鄂特凌古所乞遣還從之  
 丙寅詔河東陝西諸路帥府敢勇一百人為額募有戶  
 籍行止年二十以上壯勇堪任使喚稍識字不曾犯徒  
 武藝中格人收補專隸經略司無新殿中侍御史吳立  
 禮言臣近見丁憂服闋人程頤除授直祕閣權判西京  
 國子監以其進職無名曾具狀論列未蒙施行今來竊  
 見頤上表辭免觀其辭語略不引咎自訟乃敢要君乞  
 歸田里人臣很復公然肆無忌憚未見有如此者按頤  
 素履非正狂妄躁進言其內行則娶甥以為妻論其沽  
 名則素隱而行怪以游說為事業以擗闔為功能邪說  
 詭辭足以亂政兼頤昨以罪譴謫曾未滿秩即丁父憂

朝廷因其除服免喪躡進儒館之職可謂異恩既上章  
求避不自以寵渥逾分懇辭優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  
歸就田里夫人臣進退固有義苟無意祿仕自當求  
致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就輕率敢爾要君苟不明正  
典刑何以懲戒在位三月二十二日立禮初言今再言五月四日董敦逸言  
丁卯詔宗室外戚臣僚之家違犯酒禁如累及三次並  
勾收槽杖無新

己巳太常寺言將來皇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冊禮前  
一日告宗廟檢會景祐元年立皇后故事行冊禮前擇  
日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陵今參詳欲並於行冊禮  
前一日差官奏告從之 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白劄  
子臣僚上言伏謂救荒猶救病也正災傷時猶病正作

救死而已災傷之後猶病新除未可忽也正須扶養以  
就安耳饑疫之年鄉村人戶迫於朝夕往往逃移但緣  
逃移既多或鄰人亦自逃移遂無當時耆鄰申報或官  
司亦未暇一一檢覆了當及至歸業官司便以不經申  
報檢覆不肯依歸業放稅施行緣此等人戶實是逃移  
歸業朝廷有放稅優恤之法而澤不下究伏望聖慈矜  
憫特出厚恩許依歸業放稅條貫施行本部今契勘緣  
已有歸業條貫勘當欲乞下諸路依條施行尚書省勘  
會上件逃移人戶蓋為諸縣官避免批罰及轉運司存  
惜稅額致不依條檢覆詔依所乞舊錄云尚書省言災  
移後或鄰人亦自逃移遂無當時耆鄰申報或官司亦  
未暇一一檢覆及至歸業官司便以不經申報或官司亦  
肯依歸業放稅條貫施行遂使放稅優恤之法澤不下  
流望許依歸業放稅條貫施行遂使放稅優恤之法澤不下

續通志卷四十一



庚午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孟在為崇儀使榮州刺史  
政目十八日孟在正任 左司員外郎宇文昌齡為太

常少卿

辛未禮部言將來納皇后文武百僚係婚禮依典禮不  
賀所有冊禮依景祐元年故事拜表稱賀尋會到太常  
寺治平元年立皇后文武百官並詣東上閣門拜表賀  
皇帝又詣內東門拜表賀太皇太后皇太后訖於內東  
門上殿賀皇后欲依上件禮例施行又參拜皇太如欲  
乞比附皇后禮例上殿稱賀從之

癸酉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兵部侍郎李之純降授左  
中散大夫知開封府日廨宇火故也

政目云斷開封遺  
遺火及是斷也

火官吏去年十二

甲戌三省言諸路考察縣令課績等第者本條未有限  
定人數今以一路所管縣多寡為則委知州通判考察  
課績以德義有聞清慎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  
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稅賦別無失陷宣敕條貫案  
帳簿書齊整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野無曠  
土水利興修民賴其用為勸課之最屏除姦盜人獲安  
處賑恤窮困不致流移為撫養之最仍通取善最分為  
三等七事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限次月申監司類聚  
每半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別為優劣上  
半年限八月下半年限次年二月具事狀保明以聞知  
州除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及三京留守安撫使鈐轄  
不考察外其餘並委監司依此考察以上並令吏部開

析等第申尚書省即知州通判到任未滿一月監司未

滿兩月者並展一月其知州縣令在任不及一年罷任

者更不考察從之舊錄新錄於四年八月五日壬寅並載吏部言考課四善三最等法又於

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皆重載之但詳略稍不同今就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具書削四年八月五日壬寅所載不入政目二十二日甲戌云范純禮刑侍實錄無之按純禮六年五月自給中為刑侍七年六月乃自刑侍改吏侍不知政目何故云爾當考

丙子右正言虞策言臣伏觀吏部見有合引見改官者二百餘人及知縣闕稍多臣伏謂上件人須二年以上閑居伺候引見及至改官授得差遣并待闕又須二年以上既各是舉主足才行政事必有可觀堪以任使之人宜及時甄用令宣力四方惠養百姓不應使四年五年間僅同閑廢兼小官罷俸閑居日久貧乏殆甚恐

非所以養廉臣伏聞祖宗朝有併甲指揮當時極以為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檢會施行以便一時策又言人受天地之和氣以生者也一失其和疾病興焉死生繫之神農區辨百物黃帝有內外諸經周官有醫師疾醫瘍醫之官掌萬民疾病蓋養人之事凡可以致力者聖王未嘗不為之留意也恭惟祖宗已來廣哀方論頒之天下嘉祐詔書復開元故事郡置醫生熙甯已來縣亦如之然郡縣奉行未稱詔旨有醫生之名無醫生之實講授無所傳習未聞今要藩大郡或罕良醫偏州下邑遐方遠俗死生之命委之巫祝縱有醫者莫非強名一切穿鑿無所師法天枉之苦何可勝言臣謂宜申救天下州府軍監訪采精於醫術眾所推服堪以教

授者爲之闢官舍置醫學命以教授資給之類稍優異之凡願學者皆許就學焉此亦先王以五福錫庶民使之康甯壽考之事也

丁丑大理寺言伏覩五月十六日納后文臣承務郎使臣殿直以上並赴陪位大理評事雖有選人補充者緣據雜壓評事敘位在通直郎之上欲乞特降指揮並許陪位庶使凡任職事官之人皆得伸臣子之禮及預觀儀物之盛從之其選人充在京職事於雜壓在承務郎之上者亦準此 太常寺言將來納后臨軒命使冊后前一日禮部進冊寶入內及本日自內中奉出至文德殿後閣並行第應奉皇后行第受冊禮合差擡冊寶并法物等主當內侍二人前一日於內東門交割入進至

行禮日早降出赴文德殿後逐閣訖卻赴皇后行第同主當內臣交割應奉行禮管勾供赴本殿又行第皇后受冊寶禮訖其皇后赴內擡擊寶冊人緣經由殿庭合差輦官四十二人並從之 太常寺言檢準近降六禮儀注進重翟車內僕令一人在左內僕丞一人在右各書令史二人步從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一人內常侍二人已上分左右內謁者監以後各內給使一人步從內給使一百二十八人分左右單行後盡宮人車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分左右夾重翟車從之

戊寅天平軍節度判官常立爲陳州教授立初領崇文院校書及官制行循一資罷踰十年乃有是命

事薦者當考熙甯八年十月十九日校書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循一資罷紹聖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己卯

立責

已卯陝西轉運司言商號州有人戶告發銅窟見今差  
 官檢踏烹燒亦有舊銅今相度欲將號州新興銅窟燒  
 到銅貨并舊銅就便般赴陝西應副鑄錢外有興州銅  
 若般赴陝府地里遙遠枉費腳乘欲將興州銅只就近  
 般赴永興軍錢監鼓鑄錢寶從之新無蘇軾八月五日  
 乞罷稅務歲終賞格  
奏狀云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土  
 產稅場此事當考此月二十七日初廢江南路上產稅  
 場十月七日乃并是月三省樞密院同奏冊皇后故  
 諸路當考核別修  
 事在京諸軍各有小特支依端午例呂大防曰景祐元  
 年冊光獻時為明肅喪未除皇帝不曾臨朝發冊今既  
 臨朝欲與大特支太皇太后曰依冬至例大防曰當如  
 此又曰欲并在外禁軍廂軍皆與禁軍五百廂軍三百

大防曰比太皇太后受冊時宜略有等差同列皆以為  
 難又曰且要均溥眾曰候商量再進呈復曰公等且熟  
 議之既退大防具出天下禁軍廂軍人數禁軍五十五  
 萬餘人約支三十餘萬緡廂軍三十餘萬人約支七萬  
 緡巖叟曰錢雖不多事體甚大聖意令執政熟議盍盡  
 事理開陳大防曰昨者聖意亦謂錢不多待用右曹錢  
 禁軍封椿錢上供錢等似不費力巖叟曰朝廷縱不惜  
 錢須惜禮大防曰禮亦臨時施宜巖叟曰無故事且踰  
 光獻又與太皇太后等此皆所繫甚大大防不答蘇轍  
 謂大防曰要須以不支為主不得已方別商量豈可便  
 承當前人不足吾儕笑之豈可卻令人笑也大防默然  
 巖叟退謂韓忠彥曰此大事便承當得穩便否不知何

事大臣合理會忠彥曰後日且當以非故事踰光獻對  
太皇太后開陳巖叟曰甚善後兩日大防謂同列曰檢  
得四例天聖二年明肅受冊內外特支景祐元年冊光  
獻在京特支熙甯二年光獻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受冊  
只執仗人特支元祐二年太皇太后受冊內外特支意  
亦從巖叟等所議也及進呈太皇太后曰不為受冊為  
納后耳大防曰景祐乃納后例也巖叟曰若內外皆有  
卽是母后例當惜事體太皇太后曰此無它意第恐渠  
輩失望巖叟曰外人不望今咫尺郊禮只望此若分外  
與今後卻生僥倖應曰如此則已大防曰或過後三兩  
日別作名目減數略與之忠彥及巖叟皆曰如此又無  
名大防曰邊上戍兵不易宜略與之太皇太后曰要是

無名遂已

王巖叟繫年錄三月二十七日呂大防檢錄  
景祐元年十一月三日冊皇太后特支在京諸

軍遂與三母后家轉官事欲進呈四月二十六日三省  
樞密院同奏乞依端午例小特支二十七日日巖叟等與  
大防爭議五月二日又同奏遂不行今附見四月未政  
目五月初四日納后特支依冬至例與此不同當考詳

初太皇太后因輔臣進呈景祐特支故事遂問當時喪

娶大臣不言何也神宗亦嘗問此不知何故今臣庶家

亦自不肯如此耳呂大防等皆不知所對已而樞密院

再奏事王巖叟乃具對以所聞於韓琦者太皇太后笑

曰固疑其必有以也韓忠彥曰應是恐如嬪中有驟進

者太皇太后曰此等甯識君臣事體巖叟曰須正后則

事體自正太皇太后曰亦嘗詔皇帝選得賢后有內助

之功此非細事巖叟曰內助則賴賢后其如正家須在

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要當謹之於始太皇太后

實其言也

卽願謂上曰正家須在皇帝如是者再巖叟退取歷代

皇后事迹可以爲法者編成一書名曰中宮懿範上之

巖叟進中宮懿範實錄在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

四月初十日今移附月末言臣伏見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

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爲天下第一其名亞

於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

若父師民以經行滄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

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爲其子得罪其事可諒

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爲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

備勸讀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讀官有闕此四人者實

允眾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

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

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

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

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

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

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

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

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不自疑望陛

下記其姓名以備他日選用吳師仁自爲布衣以行誼

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召爲學官眾論皆謂師仁

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於眾論又奏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

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望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疎則固有之而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

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疾常多夫以賢者責望之重不賢者憎嫉之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無謗毀也陛下謹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輔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決累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恨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進龍圖閣待制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復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三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七年五月癸未朔

甲申象州防禦使知府州折克行為西上閣門使賞戰

功也 熙河蘭岷路築定遠城凡二十四日畢功經略

使范育副都總管王文郁鈐轄知蘭州种誼賜詔獎諭

州种誼墓誌云四年移知鎮戎未赴改權熙河鈐轄知蘭

障不兼管沿邊安撫司蘭州與通遠軍邊面連屬中間堡

上計不相接智固麻子等川田大美柳平稼穡皆不耕誼累

要害募民耕殖以省餽運六年有詔命帥臣范育城其

責於先是委誼城將佐皆難之不敢奉詔獨誼請自任其

年四月詔褒諭賜銀絹各百五十日而遠城畢功在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七十二

一



功在七年五月一日今以後

竊臣近累乞於努扎谷修

八百步大寨及先次修築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蘭州

既城定遠其東必更城納克密又為二堡定西以東必

更城聚卜結隆川又為二堡然後三百里之間形勢相

接弓箭手可居地利可據然此六寨堡者皆視努扎為

輕重蓋先城努扎則六寨堡易守臣謂努扎之役當先

而不當後其說有三其城當大而不當小其說亦有三

請終陳之今欲先城聚卜結隆川則其地形當通谷大

川有賊馬來路數十處少駐兵則不足以折賊多駐兵

則川谷無水屯兵數萬非穿井數百無以給也若先城

努扎則其形勢東距淺井數百里南視聚卜結隆川數

百里以堅城駐重兵賊常有後憂不敢引兵而南使其

恃眾深入我且要其歸路正所謂扼其吭而撫其背此

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一也今欲先城納克密則

賊必出兵石碛由努扎西向而爭非以重兵東塞努扎

之路北制大隆薩聚卜結隆谷則城未易建也若先城

努扎役雖未畢兵不再煩因其餘力傍建納克密併興

諸堡工省而易就此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二也

臣又聞邊防有要害機事有先後今本路建築非一若

不據要則將無可緩者若不乘機則將無可後者故先

築努扎以據其要則其中數百里之地賊皆不敢窺其

外路川谷賊皆不敢肆其出入居者得安於室耕者得

安於野行者得安於路巡邏之兵可以息肩而卧矣彼

六寨堡者更量本路事力可興則興可止則止可緩則

緩則

實錄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緩可速則速一乘其機則先者已立後者不勞實安邊  
省費之大利此努扎之城當先而不當後者三也又努  
扎北控石碖大兵出入之路東扼大小設遮等谷其形  
勢足以制賊使不敢秦然南下如垣墉之禦寇隄防之  
止水也其西則障蔽數川使裕勒藏六族無抄掠之虞  
遠之使定遠智固勝如無大寇之慮如居室之有門鑰  
也其南則表裏定西照應聚卜結隆川以東直至秦州  
諸堡寨如咽喉之視腹心也今若止爲護耕小堡則外  
不足以制賊傍不足以固鄰內不足以自衛與無堡同  
此努扎之城當大而不當小者一也又護耕小堡不足  
守禦當賊之去其傍弓箭手視之以爲生易其田疇安  
其室家時其糗糧聚其畜產比賊暴至則委之而趨避

是以數十里之民兵生業常寄虎狼之口而待其吞噬  
也夫爲邊防之守乃欲捨其要害之勢而爲苟簡之計  
且將陷民以資敵臣未見其可也此努扎之城當大而  
不當小者二也又若努扎旣爲大城獨在東西眾城之  
表而據其要害則其傍諸寨堡皆外藉其勢故城不必  
大納克密聚卜結隆川止六百步可以守矣大柳平努  
扎崦嵫弁山花川止三百步可以保矣若努扎止爲小  
堡則其傍諸寨堡皆戎馬四馳之郊城有不得守守有  
不得安雖勞人費財未能消異日之邊患此努扎之城  
當大而不當小者三也臣伏望朝廷深計努扎之不可  
後城乘土消日舒工役可興之時草枯馬瘠賊兵難集  
之際先謀修築又計努扎不可作護耕小堡檢會臣累

奏乞建八百步大寨利害早降指揮使本路先期計辦一舉就功以消夏賊之狂謀以定邊防之大計臣不勝

懇禱二月末王巖叟云云十二月末范百祿云云政

監察御史董敦逸言竊見左通直郎直祕閣程頤辭免職名表辭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可縷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疎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白人皆以為笑談而又奔走權門動搖言路幸陛下聖明察其疎繆止令罷職示朝廷之寬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議沸騰皆云虛授今頤猶不自揆肆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為比又自謂得儒者進退之義惑眾慢上無甚於此伏乞朝廷追寢新命以協

公論言四月二十四日又言吳立禮

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

崇福宮實錄云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

乃罷侍講以議論迂疎妄自尊大奔走權門動搖言頤初表言臣昨被責命出為外官夙夜靡怠

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為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

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辨而求伸

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

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殊

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

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為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

任適足重為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

願

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下告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回田里詔不許頤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知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辨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俟交發意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覲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每當臣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爲千年

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眾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覲幸宜其獲罪明時見羞公論志既乖於仕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合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闔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尙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

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尙羞之況朝廷乎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願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政目四日特支依冬至與四月末王巖叟云云不同當考

已丑詔宗室初關升親民資序人注監當其請給並視諸路監押例

辛卯詔皇后母崇儀使榮州刺史孟在妻王氏特封華原郡君孟在賜錢銀絹各一千賜銀錢絹據政目乃十八日事今附見

癸巳詔祕閣試制科論題於九經兼正史孟子揚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內毋得出題

丙申朝散大夫給事中黃廉卒

丁酉詔今月十六日迎納皇后其行事陪位官各依元祐二年九月太皇太后受冊支賜五分減一二十數已下勿減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奉迎皇后已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閣門

庚子吏部尙書王存言臣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次當轉對臣既述管見復觀事體有可論者不敢默默夫侍從官職在朝夕論思以補上聰人臣備位亡所建明今乃應著令於朔朝轉對以備儀制臣不勝愧汗無地逃責然竊以為視朝轉對之意本為在庭庶官平日不得伸其所見故於朝會使之盡言以廣聰明恐非所以責侍從官也欲乞今後文德殿視朝免侍從官轉對專責

以朝夕論思之效於體為得從之八月一日孔武仲云云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免權侍郎

甲辰龍圖閣待制錢勰知青州龍圖閣學士知青州曾

布知府州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蔣之奇知河中府

丙午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為端明殿學

士知鄭州以侍御史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強復徇情

父子預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巖叟廢法徇

私強很自用父荀龍子橫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

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張舜民誌巖叟墓云先是公

頭因言元發能為探報不遣防秋人馬得帥臣體其後

謂公帥已復遣矣而六年秋有麟州之役言事者不知乃

勉公病且久抗府建議罷之然二聖照知本末甚難其言屬

命既行言者未已簾中諭曰不然王巖叟於朝廷有大

功今日之命出不獲已此事當考舊錄載楊畏黃慶基

所巖叟天資至險強很自用廢法徇私竊弄威福其餘

悉因舊錄又失不為巖叟立傳信可謂疎略矣鄭雍舊

傳云王巖叟在位雍依附不言惟奏勝元發罷河東防

秋兵致麟府寇為挫國威然則巖叟所以罷要不由此

也右正言虞策言王巖叟罪狀頗多其間至有賊賄

等事猶得端明殿學士而領輔藩伏乞將臣僚前後論

列巖叟文字悉付外逐一究治別白是非以正其罪不

報編類章疏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奏今附權陝西轉

運使穆衍為左司郎中衍前自右司視邊備既城定遠

於是召入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衍自右司出權陝西轉

河分畫疆界議久不決遣衍往視衍還以謂智固勝云熙

據二川美田實為蕃漢必爭之地自西郊以謂智固勝云熙

守請介二壘之間城李內彭以控要害及言納克密努

彭賜名定遠城宜起亭障以通涇原之援明年築李內

土田十月十二日除右司員外郎十二月除郎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自右司郎中除陝西漕墓誌所云請城李內彭蓋六年事卻誤繫之五年蓋五年始請之六年全未下手七年三月末方進築不一月便了耳墓誌文便失實當考正之

廣州貢大食國進奉火浣布二疋一段詔

置之瑞物閣

戊申三省言內殿崇班孟固三班奉職孟禋右宣德郎孟昌齡滎陽縣尉董柏皆以皇后親乞赴闕朝賀今納后禮畢恐合擇此親近者依景祐元年曹琮曹傳曹祐例轉官太皇太后曰皇后見有親弟一人係白身須與推恩呂大防等曰董柏亦係皇后親姊夫太皇太后曰昔魯王亦慈聖光獻姊夫未嘗推恩大防等對曰甚善皇后諸親將來年例恩典自可漸及也新舊錄同是日三省又言景祐元年十二月李用和劉從廣楊景宗改官移

鎮恩例今高氏向氏朱氏皆有合舉故事加恩者太皇太后曰昔章獻垂簾郭后受冊初無此例景宗等恩命蓋仁宗皇帝欲優章惠太后家故爾非垂簾之比也大防等對曰太皇太后雖以向氏故欲深自抑畏其如故事何太皇太后曰外家恩例方欲裁之可又增長乎大防等曰此盛德之事敢不奉詔當錄以付史官麟府路體量安撫司言體量得去年閏八月有探事蕃部斯多因譯人告知麟州孫咸甯具言賊在海波流欲舉國入塞咸甯詭冒以為誑已叱斯多出而杖譯者管勾軍馬張若訥統制二州四將知賊人深入不即出兵期會將佐擊逐伏乞重行責降樞密院言張若訥孫咸甯以斥候不明不豫遣人戶作清野之備致賊恣行抄劫又

不能隨後尾擊已降指揮若訥追一官充郵延路都監  
咸甯特於已降官上更追一官理遠小處監當資序差  
赴涇原路準備差使詔張若訥特罷路分都監添差充  
郵延路第一將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又十一月八日體  
量安撫劉忱也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遣

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密院云云可考

壬子詔鳳翔府竹木棧應募土人以家產抵當及八千  
貫以上者管押上京如有拋失虧欠候交納了日給限  
半年填納並足與三班借職一年外與三班差使又一  
年與三班借差過二年即不在酬獎之限其少欠木植  
名數仍將元抵當估價賣填官先是熙甯初鳳翔府寶  
雞縣木務元係舉人姚舜賢願將家產抵當獨押修河  
椿木上京罷軍將十五人廩秩之費詔從之而舜賢所

押棧木船隻增美官私利之故有是詔 翰林學士梁

燾言燾言不得其時因五月十六日竊臣以孤直上荷拔

擢兩在言路徧歷臺諫前後論列多蒙聽納昨自外郡

再蒙收召使得待罪翰苑論思獻納預聞大政不獨以

文字為官也眷遇之厚羣臣莫比如臣之愚何以報稱

誓當竭盡死節知無不為終期少補聰明庶不辜負恩

遇恭惟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

藹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

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

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

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權人主

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頤神內

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繁久勞同聽歸權人主



典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為然伏望面出手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竭忠盡直以干斧鉞之誅惟幸裁赦貼黃此事陛下必久已思慮故不在臣下之有言臣輒控至誠上千宸聽以廣聰明之益以決左右之惑惟願早出睿旨直以還政為指揮不須更問故事如臣下別有獻議伏望斷然勿聽如有合用手詔文字望降密旨遣使到院諭臣即當進入

熹集乞還政時在翰苑其辭可考也行狀亦同行狀於南郊後

又載熹疏乞還政辭亦略同集乃無之當考

知揚州蘇軾言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於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

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矯然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華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

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君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旨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鄰困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埽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供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官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以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

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笞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

科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科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科吏卒乞覓必不肯分科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科與一科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願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

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其一曰敗闕場務無人承買乞依元祐六年春頒條貫將臨停閉日所定最少錢數爲額催納有如欠負卽將已前剩納過錢數豁除

如已納過無負欠卽還所剩其二曰元祐四年大赦已前欠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見逃移無處催理者乞依五年四月九日詔保明除放其三曰買撲場務少欠課利估納抵產入官乞依熙甯編敕許以所收子利準折欠數數足給還其四曰元豐八年登極赦前見欠丁口鹽錢及鹽博絹米并和預買紬絹等並乞止據當日所支官物實值爲官本催納其因折色增起錢數並權住催理其五曰乞舉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文應內外欠市易錢二百貫以下不以官司違法及人戶於官司請領或徑於勾當人名下分請者並與除放其六曰諸色欠負並乞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分十科指揮施行仍每遇災傷依元祐敕且住催理內人戶拖欠

兩稅不係災傷已闕者亦分二年作四科送納未納足而遇災傷者亦許權住催理又臣先知杭州日於元祐五年九月具奏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旨已令止納產鹽場鹽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之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八千二百九十四匹並抑配賣與民戶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尙欠八千二百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目經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復乞

檢會行下尚書省取會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臣已於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備錄元狀繳連奏去訖經今五百餘日依前未蒙行下復乞檢會前奏一處行下臣今所陳六事及前所陳四事止是揚州杭州所見竊計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數年之後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盜賊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特畱聖慮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臣伏見所在轉運提刑司皆以催欠爲先務不復以恤民爲意蓋函矢異業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備錄今狀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撫鈐轄司委自逐司選差轄下官僚一兩人不妨本職置司取索逐州見催諸般欠

負科名戶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內具委無漏落保明供申仍備錄應係見行欠負敕條出榜曉示如州縣不與依條除放許詣逐司自陳限逐司於一季內看詳了絕內依條合放而州縣有失舉行者與免罪改正訖奏其於理合放而未有明條或於條有礙者並權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詳立限結絕如此則期年之間疲民尙有生望富室復業商賈漸通酒稅增羨公私寬貸必自此始也臣身遠言深罪當萬死感恩循義不能默已貼黃稱京師所置局因令看詳畿內欠負又稱本州近準轉運司牒坐準戶部符臣僚上言去歲災傷人戶農事初興生意稍還正當惠養助之蘇息伏望聖慈許將去年檢放不盡秋稅元只收二

三分以下者係本戶已是七八分災傷今來若未納若有欠必是送納不前乞特與除放其餘納錢見欠人戶亦乞特與減免三分外若猶有欠并上二等戶如不可一例減放則並乞特與展限候今年秋稅送納其言至切尋蒙聖恩送下戶部本部卻只檢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節文災傷帶納欠負條貫應破詔旨其臣僚所乞放免寬減事件元不相度可否顯是聖慈欲行其言而戶部不欲雖蒙行下與不行下同臣今來所論若非朝廷特賜指揮卽戶部必無施行之理又稱臣今所言六事及舊所言四事並係民心邦本事關安危兼其間逐節利害甚多伏望聖慈少輟清閒之頃特賜詳覽又稱準條檢放災傷稅租只是本州差官計會令佐

同檢卽無轉運司更別差官覆按指揮臣在潁州見逐州檢放之後轉運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虛實顯是於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近日淮南轉運司爲見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災傷多不及五分支破貧糧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結若使盡實檢放流民不應如此之多與其法外拯濟於旣流之後曷若依法檢放於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侍從不敢不具實聞奏

據蘇軾奏議係此於七年五月十六日今附見月末

軾又言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

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聳然望  
 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  
 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  
 民不蘇者也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略  
 不施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  
 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  
 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  
 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卻作熟事  
 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  
 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曰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  
 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  
 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實似可惜若實計州縣

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累毫釐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  
 臣願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訪聞浙西饑疫大作蘇湖  
 秀三州人死過半雖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  
 田墜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  
 餘人如鬼腊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  
 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全復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  
 於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力拯濟  
 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曾奏乞  
 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饑民聖明垂察支  
 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覲堅稱米貴不糴是年  
 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  
 於無而覲執所見終不肯收糴顆粒是致次年賑濟失

備上下共知而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而不救之於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凶豐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司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盡洗瘡痍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

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玉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萬人天鑒不遠必為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據蘇軾奏議係六月十六日又奏此必印本六月日誤今并附五月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七十三終



宋師圖



